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江

西漢紀二十五

起閏逢攝提格盡  
旃蒙單閼凡三年

孝成皇帝下

嘉

紀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壬午

京塚

丞相方進薨時災惑守心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奏  
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  
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  
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  
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  
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  
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臣

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恒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  
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  
之疾實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  
兄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  
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  
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

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  
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  
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傳綵鞵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譁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

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

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

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

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

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

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

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

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是

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富平侯

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皇太后詔南比郊，長安如故。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已，郊葬孝成皇帝于延陵。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

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誑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

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  
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  
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  
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  
舅子滿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  
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  
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  
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

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成帝之世  
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  
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  
音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  
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  
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王莽薦中壘  
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  
秀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

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濼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主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

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濼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

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以莽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旣罷退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

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爲大司  
馬封高鄉亭侯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  
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爲右將軍大司空  
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  
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  
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  
國恨之忠臣杜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  
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  
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  
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

復進用焉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王根高陽

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  
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  
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  
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  
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  
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况爲庶人歸故郡  
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九月庚申地震  
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



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

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寔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

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  
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灋  
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冀州渠  
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  
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  
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  
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

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  
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爲設數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  
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  
尉歆議可何武後母在蜀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  
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  
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  
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  
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  
令不定瀆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  
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  
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  
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

通鑑卷三十三  
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朕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寃訟陳湯曰甘延壽陳湯爲聖漢揚鈎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

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

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上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

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  
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  
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爲乳母後三日客復持詔  
記并藥以飲宮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  
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  
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十一月宮長李  
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  
十一月乳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  
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  
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  
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爲  
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  
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  
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  
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  
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  
須臾開戶嗾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  
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  
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其它飲藥傷墮者無數

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灋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䟽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灋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巡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灋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櫃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

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 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卬以爲不可卬曰聖王制

禮取瀆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  
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  
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  
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  
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  
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  
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  
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

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  
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  
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冊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  
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冊冊對言  
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冊  
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冊使吏書奏吏私寫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冊上封事行道入  
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  
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冊大

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炅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諛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爲大司空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

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灑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挾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

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丁傳宗族驕奢皆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議

通鑑卷三十四  
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  
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  
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  
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  
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  
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  
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  
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  
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

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  
放命圯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  
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  
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為  
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少府趙玄  
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  
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及李尋尋  
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聰為  
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  
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

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  
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  
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  
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朱博旣爲丞相上  
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  
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  
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  
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  
太后旣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姬時丁傅  
以一二年間暴興充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  
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  
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  
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丹丹  
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  
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  
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  
爲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  
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  
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

天下多寃王氏者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  
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業深遠  
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  
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  
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  
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  
中子邑爲成都侯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  
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  
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  
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

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  
定陶共皇之園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  
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  
渤海夏賀良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  
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上即  
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  
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  
故絕嗣今陛下乂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  
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



不得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又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土承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 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女媧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

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  
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  
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  
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  
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賜  
爵關內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御史大夫 上欲  
令丁傅處爪牙官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  
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烏孫卑  
爰寔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  
餘人毆牛畜去卑爰寔恐遣子趨逖為質匈奴單于  
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寔質  
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癸卯  
帝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  
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  
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  
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  
河鼓 夏四月丁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

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  
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  
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  
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  
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  
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  
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  
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大守匈奴忌之武帝  
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  
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  
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  
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  
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  
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  
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  
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眾

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  
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  
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  
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  
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  
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  
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  
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

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  
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  
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  
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  
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  
侯閔爲王 上以寢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  
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上亦不  
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

通鑑卷三十一  
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  
之河內息夫躬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  
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  
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子以爲石立宣  
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  
并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事連  
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  
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擐一

枚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  
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  
置驛傳行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  
會里巷阡陌設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上  
欲封傳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  
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  
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  
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  
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傳  
太后太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

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不愚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譫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木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

通鑑卷三十四  
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  
為庶人崇竟死獄中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  
賈延為御史大夫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  
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  
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  
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  
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  
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  
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  
本奏語言廷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

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  
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  
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  
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  
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  
不忤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  
得已且為之止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  
臣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  
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

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  
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  
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  
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賜右師譚爵關內侯  
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息夫躬既  
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上䟽歷詆公卿大臣  
衆畏其口見之反目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  
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

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  
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  
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  
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  
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  
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



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

二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

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  
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  
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  
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  
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  
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疆

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  
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  
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龔勝為  
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  
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  
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  
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  
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

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

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王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爲

不壹勞者不乂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後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

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疆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

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  
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  
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  
竟憂也躬掎祿曰臣爲國家計冀先謀將然豫圖未形  
爲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  
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  
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  
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

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  
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  
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  
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  
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  
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惠深刻也昔秦  
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  
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願陛下觀覽  
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上不聽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漢紀二十七

起屠維協洽盡玄默關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程兵灑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

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  
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  
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  
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  
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  
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  
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  
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

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  
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  
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  
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  
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  
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  
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  
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  
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  
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  
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  
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  
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  
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上由是於嘉浸不說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  
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

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  
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  
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  
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  
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  
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灋地爲土爲  
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  
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  
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今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

衛或將軍也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  
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  
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  
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  
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  
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  
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  
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  
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  
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

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爲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旣就  
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  
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  
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  
京師侍太后 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傳晏息夫躬  
之策辛亥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皇太后傳  
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 丞相御史奏息夫  
躬孫寵等辜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  
曹黃門郎數十人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

通鑑卷三十五  
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  
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  
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  
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  
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  
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  
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  
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

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  
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  
父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  
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  
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父  
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  
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  
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  
拜鮑宣爲司隸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  
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

通鑑卷三十五  
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  
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  
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  
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  
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  
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  
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  
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

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  
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  
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  
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  
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  
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  
不自灋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初廷尉梁相治東  
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

通鑑卷三十五  
六

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  
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尸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

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雖應灋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旣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

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  
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  
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  
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  
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

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  
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  
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  
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曰傅嘉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為庶人歸  
故郡 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  
為御史大夫 司隸鮑宣坐摧辱宰相拒閉使者無  
人臣禮減死髡鉗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  
而憐之九月乙卯冊免明使就第 冬十一月壬午

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已丑賞卒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  
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  
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  
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  
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  
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  
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  
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旣下車  
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  
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  
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  
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  
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  
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  
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受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  
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  
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

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王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二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闕謝復召闕還闕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虻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灋後世也上雖不從闕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等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



息屬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單于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不悅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帝睹

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今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搢賢曰賢

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  
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太皇太  
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  
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  
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  
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  
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  
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  
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

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  
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皇太后所信愛也  
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  
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爲嗣莽又白太皇太后詔  
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  
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  
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  
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  
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  
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

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  
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  
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  
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  
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  
小民謹諱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  
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  
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臯擊殺詡莽以大司  
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

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悅  
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  
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  
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  
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  
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  
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  
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  
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  
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

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今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

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王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子荼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

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  
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  
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  
苟患失之者矣 戊午右將軍王崇爲大司空光祿  
勲東海馬宮爲右將軍左曹中郎將甄豐爲光祿勲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  
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  
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  
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爲  
大司徒甄豐爲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  
於義陵

孝平皇帝上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  
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  
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  
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  
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  
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  
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

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  
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  
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  
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  
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邳封承陽侯四人旣受  
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  
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  
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

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  
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  
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  
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  
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  
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  
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  
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  
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  
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馱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今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王侏矣 置義和官秩二千石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

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灋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聖王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䟽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爲褒魯侯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復貞婦鄉一人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官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帝更名衍三月癸酉大司空王



通鑑卷三十五  
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爲列侯，及關內侯凡百一十七人。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千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灋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六月，隕石于鉅鹿。」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

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候陳茂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

殺今又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與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

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今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二年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

通鑑卷三十五  
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起昭陽大淵獻盡著雍執徐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

通鑑卷三十六  
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  
四千三百萬分子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 夏安漢  
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  
之品立官稷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 大司徒  
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  
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  
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  
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  
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  
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

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  
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  
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  
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  
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  
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  
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  
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  
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  
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比當禁

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灑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先是穉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日磾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爲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賞祭事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

通鑑卷三十一  
封安上曾孫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  
明爲人後之誼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爲大理潁  
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  
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  
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  
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  
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  
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平陵何並爲潁川太守並到  
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李欵皆殺之郡中  
震栗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女  
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  
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灋駕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  
下遣太僕王憚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  
觀風俗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  
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  
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

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  
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  
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  
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  
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  
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  
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  
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  
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  
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  
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  
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  
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  
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  
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  
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  
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斬作而退  
雖文王郤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



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母朝十日一入省中  
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莽奏  
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  
經益博士貞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  
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灋史篇  
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  
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  
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  
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

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  
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  
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  
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  
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  
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  
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郤  
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通鑑卷三十一  
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灋莽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脩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

通鑑卷三十一  
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灋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 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

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

葬送甚盛車萬餘兩以馬宮爲太師 吏民以莽不

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

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

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

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

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

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

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

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

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瑒瑒璆瑒玕履鸞  
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  
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  
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  
賁三百人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  
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  
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  
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  
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  
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甄  
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闕空造不祥穉絕嘉  
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健行弟也太后曰不宣德  
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  
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  
陵園郎太后許焉莽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  
象刑四莽復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  
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重綬以葬請發共王母  
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  
太后以爲旣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

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王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又隳壞共皇廟諸造議者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初哀帝時馬宮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曰孝元傳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秋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但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

通鑑卷三十一  
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怒不悅  
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  
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  
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  
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  
平廟曰元宗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曰孝  
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  
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  
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  
爲大司徒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

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  
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  
輝光謝蹏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  
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  
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  
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  
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  
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  
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

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躡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韞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上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

通鑑卷三十六  
千石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今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皆汙地云羣臣復白劉

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 是歲西羌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犇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况擊之

二年春竇况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



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

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况爲奮威將軍凡七

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爲橫槓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滌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憚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

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留與翟義會戰

通鑑卷三十六  
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地震大赦天下詔王惲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繼盜

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鱷鯢義等旣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兄子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

攝踐詐奉漢太宗之後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  
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  
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  
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爲收繫致其灑莽大怒切  
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  
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  
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今光子嘉  
嗣爵爲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  
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  
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

世三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  
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  
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  
君不信我此亭中當有竅并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  
竅并入地且百丈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  
戌年雍石文皆至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  
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但銅符帛圖於石前文  
曰天生帝所獻者封侯騎都尉霍發等視說孔子曰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  
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老上皇后皆稱假皇帝

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  
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  
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  
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  
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博議別  
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  
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  
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  
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  
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

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今名王興王盛  
章因自竄姓名九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  
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  
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  
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  
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  
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威命統序符契圖文  
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  
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  
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  
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  
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德節之旄幡皆純黃其  
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即真  
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  
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  
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  
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  
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  
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  
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  
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  
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  
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  
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  
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  
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  
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

通鑑卷三十六  
六  
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  
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  
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  
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  
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鳩殺  
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  
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  
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五  
將十戾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  
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通鑑卷三十六

二



程